

文的规矩。虽说专员名义上也是一把手,其实是二把手,在党内是副职,以党内排名为准。

“什么事?”韦旺从王清江的背后现身,动作从容平和,与王清江刚才的失态形成鲜明对照。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王清江以为他躲到什么地方或拉着省里哪个领导“忙里偷闲”点评人和事。

有王清江主陪,韦旺的确显得多余。作为专员,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摆正位置,既要看到自己是行政一把手,更要知道自己是党内的副职。这种场合,专员总有些尴尬:主动了,怕别人说他抢风头,争镜头;不主动,或者不陪同,又怕人家说他不懂规矩。

今天差点不能来,原因是地委、行署新办公楼工地被当地农民围攻,阻碍了施工。理由是施工单位没有用当地农民拖的沙石料。当地农民胆子也是太大了。这种事不是现在才出现,早就有过这类事件发生,只不过没有引起重视。

韦旺一清早就到工地,扯着喉咙对政府秘书长廖克明讲:“通知公安局,把所有拖石料的车给我扣起来。”弦外有音,此话并不是说给廖克明一人听的。听话听音,这年头的人一个比一个精,没有人不理解此话的真正含义。

一蛮三分理,果然如此。

事毕,韦旺赶紧过来参与陪同。省委书记来了,他不能不来,也不敢不来。当然,来了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;但是,不来就大有文章可做。

有王清江书记在场,他永远是个配角。

王清江点他这个配角上场。

“地改市进展如何?”王清江问他。

王清江对部下说话一向是开门见山没有铺垫,更没有商量的口气,该省略的话一定要省略,不该省略的有时也省略了。

在省委书记面前依然是平时说话的口气,韦旺觉得对方没给面子,便没好气地回答:“地委决定由徐时岸同志负责此事,你应该问他……专员管不了副书记。”

同样是开门见山,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
王清江没有想到韦旺敢反饬。

都是一把手，相互间要尊重，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讲话。

什么一把手？王清江历来强调一个地方只有一个一把手，就是他自己。其他一概不予承认，也不允许其他人承认。

还没有部下这样跟他讲过话，哪一个不是客客气气？反了！王清江强忍心头之火，改换口气，问徐时岸：“徐书记，地改市的报告打上去了没有？”

徐时岸做梦都没有想到矛头会转移到他头上，想溜也来不及了。他打哈哈，支吾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

王清江黑着脸对徐时岸发火：“打了就打了，没打就没打，不要含含糊糊。”

徐时岸犹豫片刻后开口：“打了。”

苍白无力，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。

尽管这样，还是帮了王清江的忙，给了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。

王清江满意地点了头。

真实情况是，报告已经写了，韦旺不让盖章。理由是，这等大事要征求老同志的意见。没办法，这类报告只能盖行署的公章。

王清江看了看手表，他在找收场的理由，正好到了吃饭的时间。

“孟书记，时间不早了，您看是不是回宾馆？”他说。

孟达山点点头。

大队人马上路。依然是上山的路线，依然是上山时的次序，警车前锋开道，孟达山的车紧随，接着是王清江的车，韦旺坐在省委的中巴车上……

2

晚餐很快就结束了。

没有喝酒，饭桌上只要沾上酒字，就没完没了，不放倒两个不算喝到位。孟达山不喝酒，谁也不敢喝，再大的酒瘾也会克制住，这也叫步调一致。孟达山没有说不准喝酒，可大家就是不喝；喝酒的机会多得是，何必让省委书记看出自己是贪杯之徒。

袁凉林拿着酒杯笑容可掬地敬酒。他是聪江地区接待办副主任兼聪江宾馆经理。来的都是客，他是经理也就是主人，为体现热情好客，必须每一桌都敬酒。这是他多年养成的好习惯，何况今天的客人不一般。

袁凉林边敬酒边赔小心：“对不起，菜不好，多得罪。”

这是他的策略，酒菜越丰盛说得越勤；总能赢得一片赞扬声。

他径直来到孟达山面前，说：“孟书记，饭菜不好请见谅。”

孟书记跟他是熟人，喜欢拿他开玩笑，便笑着问他：“袁经理，你说哪个菜不好？”将了他一军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袁凉林一时回答不出来。越急越说不出话来，搞了半天还是说不出一个字。

大家笑了起来。王清江帮他解了围，说：“我们袁总只要是看见客人不喝酒，就认为是菜没做好……是不是，袁总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袁凉林抹着脸上的汗，心情也放松了许多，接上话头，“是这样，您不喝酒就说明我们的菜没有做好；自古就有怪酒不怪菜之说。”

大家又笑了起来。

袁凉林见各自吃饭，也就知趣地走开了。

突然他想起一件事，又悄悄来到王清江身旁，把头埋在王清江的耳边：“王书记，9号房已经打开，乐花子在那里搞服务。”

9号房是王清江在宾馆的专用办公房，最高规格，总统套间。王清江每个礼拜都要在这个房间办公24小时……他在宾馆办公，其他人不得入内，只让乐花子在那里当差。

他入住宾馆，秘书、司机就放了假。任何大事秘书都在电话里给挡了驾，千篇一律的回答：“到省城跑项目去了。”打发得干干净净，让所有人都信了。

这个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。韦旺是知道的。

“去！”王清江面露不悦。这种场合讲这样的话，是不讲政治的表现。

袁凉林碰了一鼻子灰，灰溜溜地走开。

王清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他这个人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忠于他的人办错了事他能理解，认为是好心办了错事。这个脾气袁凉林比谁都清楚，因而他心里不会有什么负担。

他俩称得上是哥们儿。

王清江不急于切入正题，而是夸起马难生来，说：“您这个秘书长不错，办事有条不紊；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。”

孟达山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便刁难他：“你喜欢就给你。”

是句玩笑话，谁也不会当真。

正合心意。王清江正愁找不到借口，机会来了。“孟书记，我正是想换专员。韦旺同志已经不与我合作共事了，今天的情形您也看见了，如果让他继续当专员，聪江的工作怎么能开展？”王清江道出了换专员的理由。

孟达山沉默不语，示意他把话说完。

王清江罗列了韦旺的缺点和错误，当然也肯定了他的成绩。不肯定不行，韦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。当初提拔韦旺时，他在省委书记的面前说韦旺如何如何好，现在不用人家，说得太坏了不能自圆其说。

韦旺属破格提拔起来的干部，由县长直接当专员。这种情况在现在已经不大可能，在当时却很正常，越几级提拔的人也很多。如今用人已步入制度化的轨道。

“韦旺是你认准的人，怎么这么快就要‘废’人家？”孟达山有些不理解，也算是在指责他。

提名韦旺时王清江力排众议，也可以说是鼎力推荐，由此得罪了不少聪江的副地级干部。韦旺上台之初对他是顶礼膜拜，怎奈时间不长便我行我素——大事不商量，不打招呼，独立行事，还打着党政分开的幌子，削弱地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。气得王清江放出风声——既能扶你上马，也能拉你下马……我王清江放出的风筝没有收不回的时候。

面对孟达山的指责，王清江突然想出一句好台词：“孟书记，神仙也有打瞌睡的时候。”

轮到孟达山沉默了。

沉默是金，此话不假。

王清江坐立不安。私交再好也不行，上下级关系是一道鸿沟，随便不得也马虎不得。

孟达山终于发话了：“那么我问你，韦旺怎么安排？”似在征求他的意见，实质是在摸他的底。

王清江早为韦旺安排了位置，让他到政协联络组当组长。本来想让他到人

大联络组当组长，又怕地改市后人大联络组变成人大常委会，组长变成主任；主任的权力也不小，能与书记抗衡。从有利于工作出发，这样安排最妥当。

“让他当地区政协联络组组长。”王清江脱口而出。

孟达山再次沉默。这个安排建议显然不妥。孟达山支持他的工作，但不是言听计从，更不是无原则地支持。

不表态说明不苟同，王清江窘得满脸通红。

空气异常沉闷，憋得王清江喘不过气来。

3

王清江从9号房出门，太阳已经爬上屋顶。好险，离早餐只差10分钟。他埋怨乐花子不叫醒他。

谁都不能怪，只能怪窗帘关得太实太严，不仅挡住了视线，而且还挡住了阳光，所以王清江才会“天明不觉晓”。

他匆匆来到大厅。袁凉林迎了上来：“孟书记在小花园打太极拳。”

王清江懒得理他，径直向小花园走去。

孟达山提气收功。打太极拳是他每天的必修课，风雨无阻。十年前他就爱上太极拳，是因病得“拳”。因犯肩周炎，痛得很厉害，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见效，他便试着打太极拳，好了。从此拳不离手。时间长了，孟达山发现太极拳好处多多，是最好的体育运动。

“老领导真能持之以恒。”王清江人未到声音到，没有一点因起晚床而惊慌的痕迹。

声音算是缩短了迟到的距离。

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正好孟达山练功完毕。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餐厅。

落座后马难生对王清江说：“孟书记今天要看市政建设，我们计划走水路，请您安排……”

走水路，这在过去求之不得，如今不行了，聪江污染严重，聪江已不叫江了，叫臭水沟。

应记在皓川水库上,是它将黑色的水变成灰色的水。

尽管水质不尽如人意,但不影响聪江的自然景色。孟达山站在船头,扑面而来的风光令他陶醉。

“好一派南国风光。”孟达山脱口而出。

这就是聪江的优势。聪江有的是自然优势、绿色优势、山水园林优势,缺少的就是工业优势。聪江建区晚,错过了国家投入的大好时机,工业体系是在银行贷款扶持下建立起来的,这些钱都要还。现在全区工业企业的现状是资本金少,资产负债率高,不良贷款比例大。聪江被多家银行列为信贷风险区。

人家是“无工不富”,聪江是“无工不包”。意思是,只要是工业就是包袱,好的企业凤毛麟角。

“孟书记,您感觉到了吗?是不是有点人在画中的感觉。”王清江不失时机地进言。

孟达山笑了笑。突然他想起一件事,在聪江的旁边有一棵千年银杏,不知现在长势如何。“老王,去看看那棵银杏树。”孟达山提议。

王清江求之不得。赶快离开这不争气的江面,慢了就要露馅。

他们一行下了游船,来到银杏树下。

“我考考你,银杏树有没有公母之分。”孟达山问王清江。

这个问题孟达山上次来聪江时讲过,看来他已经忘记了。为了不扫他的兴,王清江装做不知道。

见没人能回答,孟达山娓娓道出答案。

孟达山讲得很彻底、很有说服力。他的话匣子打开后就难以关上,一个问题讲完后接着讲第二个问题:“你们聪江的气候适宜种植银杏,我讲了多次,你们进展得怎么样?”

“我们动作很迅速,全区已发展银杏苗木 2000 亩,700 多亩已受益。”王清江胸有成竹地回答。

已经受益?孟达山没有想到。“不会骗我吧?”孟达山表示怀疑。

“怎敢骗您!骗您不是犯了欺君之罪?”王清江笑道。

这么快就能受益,孟达山还是不相信。“王书记,你就让我开开眼界。”孟达山要实地考察。

王清江当然高兴,他预计到孟达山会来这一手。早在孟达山第一次对这棵

银杏感兴趣时，他就组织人在不远处种了一片银杏林……现在孟达山要眼见为实，他等的就是这一天。

机会来了就必须好好珍惜。“孟书记，不远的山坡有一片银杏园，您是不是去看看？”王清江说。

孟达山没想到王清江这么快就能举证，不会是虚晃一枪吧？

五分钟后，果然出现一片银杏园——棵棵都是齐腰深，是绝对的幼苗，怎么受益？

见孟达山在犹豫，王清江不急于解释，他要孟达山去想去猜。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孟达山就想听他解释。

王清江摘了几片银杏叶子递给孟达山，说：“孟书记，这些叶子晒干后制成银杏茶就能卖钱。”

轮到孟达山尴尬了。

徐时岸说：“这么幼小的树苗，不让其长大就摘了它的叶子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”

王清江横了他一眼，这种场合还轮不到他讲话。

这时，园子的主人被请到孟达山跟前。

这是一位不多言不多语的老人。孟达山握着他的手，亲切地同他交谈。

摄影机、摄像机、话筒对准老人，搞得老人很不自在。

孟达山与老人站在一起，画面很不协调：一个畏首畏尾，一个神采飞扬……正由于不协调，才显得镜头的珍贵。

王清江早就离开了画面。他交代宋尺杰立即把车队弄到银杏园附近。不走回头路是怕孟达山发现聪江水受到了污染。

小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银杏园附近的空地。

孟达山与杏农告别。

时钟指向12点，到了吃午饭的时候。

孟达山坐在车上感觉不对劲，突然想起，来的时候是坐船，这会儿怎么坐上车来了？

“老王，你搞什么名堂？”孟达山说。

王清江笑了笑，并不回答。

生他都奉若上宾,并指示下级对这些人不要以“搞迷信”予以取缔。

风水先生把王清江带到中国人民银行聪江分行 17 层楼的顶部,指着远处税务局的 19 层办公楼说:“你看这像什么?”又指着彩虹桥,“你看这像什么?”再指着地委、行署新办公楼,“你看这像什么?”

三个“像什么”,问得王清江云里雾里。像什么?在王清江眼里,楼房就是楼房,桥就是桥,难道还有其他的含义?

风水先生接着说:“税务局的楼像纪念碑,彩虹桥像坟墓,地委、行署的楼像纪念堂。”

不说不像,越说越像;不想不像,越想越像。王清江细细品味,太像了。如果没有外人在场,他会大大地夸奖风水先生一通。

风水先生已看出他的神色,点子更多了:“三座建筑物组成三点一线很不吉利,聪江地委、行署从此不会出现副省级干部。”

这怎么行,这不是封杀了他王清江的仕途?王清江对自己信心百倍,认为自己当省委副书记、副省长没问题。

不行,必须有对策。

“有什么办法?”王清江态度诚恳地问。

“好办……”风水先生不紧不慢地说。

等了好一阵,风水先生还是不说话。他在吊王清江的胃口,看王清江是否有所表示。鱼儿已经上钩,还怕你跑了不成。风水先生显得高深莫测。

王清江知道他无非要钱,便让陪同的地委委员、秘书长宋尺杰拿 5000 元钱来。

风水先生将钱揣进腰包,笑容可掬地说:“炸掉彩虹桥。”

炸桥?他想都不敢想。

现在他必然重新审视这个问题。这是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,不仅涉及升官,还涉及到保官;不处理好,官升不成不说,现有的官还当不成。

成功往往伴随着风险,不赌一把胜也遗憾败也遗憾。

炸!王清江做出沉重的决定。

当然不是盲目地炸,必须师出有名。王清江交给宋尺杰一项任务,那就是找出炸桥的理由。

王清江的话就是圣旨,宋尺杰历来是无条件地执行。在宋尺杰眼里,王清

一级机密，只有核心层知道。现场总指挥是宋尺杰。

韦旺都不知道具体时间。

500多万元打了水漂，老百姓开始骂娘，骂王清江是败家子，诅咒他不得好死，要遭雷雳火烧油炸。当然，这些话王清江听不到，宋尺杰听到了也不敢说。

好长一段时间，王清江胆战心惊，生怕《焦点访谈》的记者出现在聪江。风平浪静后，王清江笑自己太胆小。没听到反对意见的他还以为聪江的老百姓好说话，拥护他炸桥。不过，他经常打喷嚏，按迷信的说法，不是有人想他就是有人骂他。

他猜测还是有人骂他。

还有这等事，孟达山呼地站了起来，插了桌子一拳：“荒谬！把人民的钱当儿戏……为什么省委、省政府至今不知道此事？炸桥为什么不请示？500多万不是小数目……你们聪江还很穷，你们这是在穷发泡！”

孟达山越说越气，叫他去把王清江找来。

王清江很快出现在孟达山眼前。

没等孟达山开口，他将一沓资料递过去。意思很清楚，用资料说话。

他显然是有备而来。

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从炸桥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准备了打官司，各种资料已备足备齐，只等传讯。

一共有四份资料，孟达山一一过目。

第一份资料是备忘录，完整地记载了炸桥的讨论过程。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附后。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地委委员和行署副专员。显然，炸桥是集体决议。

第二份、第三份资料是专家建议，分别为地区桥梁专家和省桥梁专家的建议。显然，炸桥是专家的意见。

第四份资料是质量检测报告，称桥梁有质量问题，不炸桥将会发生坍塌的后果。

综上所述，炸桥有理。

四份资料果然封住了孟达山的嘴，也代替了王清江的汇报。不用解释，没有人说他错了。

他,被他给顶了回去,让韦旺捡了个便宜。这一次仍然不能用此人。

王清江有一个用人的观点,那就是听话。至于能力,那要放到第二位。有能力的人不一定能办事,有能力的人都不太听话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用的人一定要看对自己有没有威胁,选有威胁的人配班,就是在跟自己制造危险,更谈不上驾驭;退一万步讲,像徐时岸这样的人当了专员,也不会卖力做事;他的心早就凉了,早就觉得自己应该当专员,甚至当地委书记。

用人要出其不意,这是王清江又一个用人理论。所谓的出其不意,就是用一些人们没有想到的人;大胆地用这种人,不愁他们不听话。当初提拔韦旺时,谁都没有想到韦旺会当专员。由县长直接当专员,不仅韦旺本人没有想到,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。这就叫出其不意。韦旺当专员之初,对他执弟子礼,感恩戴德,俯首称臣,谦虚得像小学生,这就是出其不意的效果。

还要来一次出其不意。从县委书记、县长中产生人选已不可能,中央有规定,并且出台了文件,任用干部必须严格按《干部任用条例》办事,一般不准越级提拔。专员必须从副职中产生,并且任副职必须满两年以上。符合条件的人选不多,掐去掐来就是那么几个。从副书记、副专员中产生专员不符合他出其不意的思想,并且这里面没有一个是他喜欢的人。对了,宋尺杰。怎么现在才想起这个人?怪不得谁,在他脑子里,宋尺杰是奴才,而不是所谓的人才。现在想起也不晚,用人不分先后,只要合意就是合适。宋尺杰在他身边工作已有几年,并且其岳父与他私交不错。用此种人绝对不会翻船。

他相信,宋尺杰不会成为第二个韦旺。

主意已定,立即开会。只有开会,才能把个人的意志转化成集体的意志。

突然想起一件事,他跟孟达山要过人,要过马难生。现在报宋尺杰,孟达山怎么想,不认为他是虚情假意?不错!他根本就没想到请马难生来,只是说说而已。但是,如果孟达山动真格怎么办?军中无戏言,说出去的话收不回。得变通。

怎么变?让宋尺杰当常务副专员。这样,不管谁当专员,宋尺杰就是一粒沙子。

打好腹稿后,他找来组织部长,告诉其想法,让其在会上动议。

又讨论干部。韦旺知道王清江不会有什么好事,借口有急事不能参加会议。他不参加,不比一般副书记不参加。他是专员,他不参加,会议就得延期。当然,也可以开会,超过半数就可以讨论问题并能形成决议。只不过这种决议形



火,讲风水,炸掉已竣工的连心桥,570万元钱化成灰尘;第三把火就发生在昨晚,天下大雨,你要皑川水库泄洪,雪上加霜,水淹全城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政绩。说句不恭的话,你是变相地谋财害命,是人民的罪人。我徐时岸没有政绩,却不害老百姓。”徐时岸一口气说出了他心中的积怨。

他讲的全是事实。不过,有些责任不能算在王清江一个人身上。

“你……你!”王清江说不出话来。他的心脏病发作了。

会场一阵骚动,不是因为王清江心脏病发作,而是大梦方醒的惊讶。在座各位这才知道,全城水患是王清江瞎指挥的结果。这些人建地区时就落户在聪江,30多年不知下了多少大雨,从来没有发生水淹全城的先例。他们也是受害者。

议论蜂起,会场失去了控制。

这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。马难生站了出来。他不站出来恐怕没有人站出来。他说:“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,立即停止争论。”他见大家还没有从争论的阴影中走出来,接着说:“同志们,全城的大水还没有退去,市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这个时候,我们不站出来,不到现场,就不叫共产党的干部。散会后,请大家按照各自的分工和联系的街道、企业,沉下去,站出来指挥。现在,我宣布——散会!”

铿锵有力,不容抗拒。

4

消息不胫而走,老百姓开始骂娘。

聪江建区三十多年,城区安然无恙,到了王清江的手里就出问题。不追究王清江的渎职责任不足以平民愤。

说是这样说,谁处分王清江,难道他还会跟自己过不去?

老百姓也只是消气而已,说完骂完了就没事。老百姓最善良。

马难生所到之处是骂声一遍,他在替人受过。

见到当官的就骂,廖克明不服,他要打人。凭什么骂人?他家一样受淹,他

还不能在家。作为行署秘书长,马难生第一天赴任,他不能不陪伴在左右。

积水大部分已退去,缩起裤脚可以步行。马难生来到体育馆。体委主任正带着大家转运物资。聪江是全省八届运动会的东道主。这是王清江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主办权,得到了聪江人民的响应。全区上下万众一心,全力支持,打出了“当好东道主,办好八运会”的招牌。聪江地委、行署倾全区五年财力、人力、物力,全力打造八运会场馆建设。现在是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

大家不认识马难生,纷纷与廖克明握手。听了介绍后,体委主任在马难生面前诉苦。《聪江日报》的记者黄间在现场采访。黄间问:“马专员,您到任第一天,老天爷就将了您一军,您对这件事有何想法?”

“老天爷是在有意考验我,看我有没有这个应对能力。”马难生笑了笑。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?老百姓在哭。这是苦恼人的笑,借这个机会,马难生想给市民说声“对不起”。他说:“我向全体市民道歉!由于我们预报工作没有做好,事前又没有预案,事故后抢险不及时,给大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现在统计没有结束,等数字出来后,我们将向社会公告,并拿出一定的资金给予赔偿。”

黄间接着问:“马专员的话可不可以在报纸上登出?”

讲出来就是为了登出来。

可是报社已有明确态度,凡是负面新闻,只许采访,不许报道。采访资料存档备查。马难生不知道王清江定的这个规定。

马难生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说:“这么大的事,老百姓最关心的事,你们报纸不报道等于失职。”

负面新闻不准报道是王清江定的规矩。王清江说,报纸是为党委服务的,而不是惹是生非的工具,更不能帮倒忙、添大乱。

马难生的话是对的。轰动全城的大事,报纸不报道,老百姓不认为报社失职才怪。王清江的话也不错,但不全面。听谁的?

历来就是谁的官大就听谁的。报社不会因为马难生而坏了规矩。

体委主任拿出体委系统受灾的书面报告给马难生。共损失 70 万,全部是为八运会准备的物资。其中,电子计算机 27 台,纪念品 39 万份……不包括清洗后可以用的物资。

在大灾中损失惨重的数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,精养池塘里鱼、虾、鳖、鳝全部“充公”。也有人因祸得福,大水过后,在客厅捉了十几斤活鱼……



正如水利总工程师所言，全部渍水在下午四时全部进入聪江江道。人们从家里走出来，城区恢复了人气。

马难生接通了防疫站站长的电话，指示防疫站全体出动，对全城进行大消毒。

经过水洗的聪江城，不仅没有干净，反而垃圾遍布，乱草缠树，黄泥粘地。这不叫水洗，叫水劫。水到，污染到，细菌到，随之病毒到；再之后是瘟疫到。不防，不安。

廖克明接完电话后对马难生说：“马专员，办公室来电话，通知您回办公室开会。”

马难生看了手表，已是 19 时 30 分。这时他感到饿了。

还有一件事必须布置下去。“接通消防支队电话。”他对廖克明讲。廖克明今天作用很大，通过他，马难生要找谁就能找到谁。马难生接过廖克明递上的电话，说：“喂！我是马难生专员。”新来乍到，不得不自报门户。“你是何支队吧……请你组织五台消防车，对城区几条主干道进行冲洗……”

放下电话，马难生捂着肚子不让饿肚哇哇叫。肚子也懂得向主人抗议。

领导没说饿，廖克明不敢说饿。廖克明变乖了，不任性了。其实，廖克明是个喜欢做主的人，跟韦旺在一起时，经常自作主张，有时还越俎代庖。韦旺训他，他不以为然。有王清江当后台，怕谁？他还不知马难生的深浅，暂且不敢张扬。

“马专员，你这样忘我工作，我受不了。”廖克明不动声色地拍马屁。不过，今天说的是实话。

回家吃饭。

不能不吃饭。

吃完饭后，马难生来到地委会议室。

议题是讨论给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这次水灾的报告。

宋尺杰按拟好的草稿开始念稿。

不一会儿，王清江就喊停。“什么？这次水灾淹没耕地 2.6 万亩，公路 15 公里……损失 1.2 亿。谁统计的数字？”王清江质问。

宋尺杰说：“是宫增拓他们写的。”

王清江激怒地站了起来。他忘了心脏病上午发作过，不能激动。“水利局就

是喜欢受灾,没有灾,他水利局就没有地位。宫增拓就是喜欢报水荒,没有水荒,他们向上不能伸手。他以为每次把数字报得大就能捞到好处,这次还不是要钱。这个数字不准确。”

王清江揭水利局的老底,就是揭自己的老底。他接着阐明观点,说:“这次水灾,淹的汽车、家用电器不是全部报废,经过维修还能用;不能算成是全部损失,只能算部分损失,最好只把维修费统计进去。”讲到这里,他很气愤地说:“我们党历来讲求实事求是,有的同志就喜欢报水荒,这股歪风邪气要整一整。”

会场的气氛严肃起来。

宋尺杰呆望着王清江。王清江不发话他不敢继续念。

“继续念。”王清江不耐烦地说。

没有时间讨论。经济工作会马上就要开幕。因水灾,经济工作会推迟到晚上开幕。

领导人座后,大家才发现韦旺不见了,其位置上换上一位新人。毫无疑问,专员换人。

这时,大家才明白,地委办公室收文件是为了把韦旺两个字换成马难生三个字。

虚惊一场。

会议增加了一项内容,宣读省委关于聪江人事变动的文件。

宣读完毕后,会议正式开始。马难生代替韦旺主持会议。王清江致开幕词。

王清江走上报告台,展开稿子,开始讲话。

他没有脱稿,更没有发挥,像宣读文件一样,一字不漏地念下去。这种情况少有,说明他的心情不大好;要是心情好,他是边念稿子边发挥,旁征博引,幽默诙谐,引来阵阵笑声。

周好风坐在会议厅最后一排不显眼的位置。他有两个任务,一是记录王清江发挥的东西,回办公室后充实到讲话稿中去。二是观察听众的反应。今天这种情形让他大跌眼镜,王清江一个字不加、一个字不减地照着他写的开幕词讲下去,还是第一次。他激动得要流泪。突然,他想起王清江的批示:基本可以。

“基本可以”的稿子怎能照念不误?他怀疑出了问题。到底谁出了问题?

大会结束后,大家各自回家。王清江没有回家,他一个人来到接待室。



不一会儿，杨南可领着宫增拓进来。

没等宫增拓坐定，王清江一顿脾气发起来：“宫增拓，你真缺德，你这次还要出我的洋相是不是？你明知道是我下令开闸放水，还把受灾数字写得这么大，是什么意思？想把我搞下课？新专员年轻有为，你想投靠他？我下台了，你有什么好下场？又轮不到你接班。”

噤里啪啦，一梭子打得宫增拓猝不及防。

何罪之有？宫增拓糊涂了。

王清江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发这么大的火。宫增拓一时无法适应，嘴里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说不出所以然。

怪只能怪王清江，他是老师。说大话报水荒是王清江手把手教的，但没教到位。风调雨顺的年景，王清江要宫增拓找理由报灾，还要夸大其词。每一次都是按王清江的思路来，日久天长习惯成自然，宫增拓不动脑筋也能写好受灾报告。

凭经验办事不行，必须用脑子办事。这一次水灾是要追究责任，要反其道而行之。

看到宫增拓委屈的样子，王清江知道他是好心办了错事。于是，王清江不厌其烦地认真地开导他。

宫增拓茅塞顿开。

聪江上报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这次水灾的报告只字未提开闸放水一事。

Chapter 3 还债

1

马难生刚进办公室，李尖端就跟了进来。

“您是马专员吧？我是啤酒厂厂长李尖端。我有要事找您汇报。”李尖端自报门户。

马难生虽说来聪江只有几天时间，但是李尖端的大名还是有所耳闻。百闻不如一见，李尖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、精干。

马难生示意他坐下。

啤酒厂是聪江的纳税大户，聪江地直机关工资全靠这家啤酒厂和烟厂两家企业支付。有人把聪江的经济戏谑为“两李经济”。两李，一个是李尖端，另一个是烟厂厂长李寻思。

李尖端坐下后，将手里一份合同书递给马难生。“马专员，您看这份东西。”李尖端焦急地说，“现在时间紧迫，人家要来收厂，我们束手无策。”

这是一份啤酒厂为纸厂贷款担保的合同。

同为企业，为什么啤酒厂要为纸厂担保？因为纸厂是新上马的在建企业，是在“兴工强区”的战略指引下，通过计委立项，向上争取到的大项目，并列全区十大工程之首。王清江对这家企业寄予了厚望。建厂初期，王清江住在厂

方。闻错就改,今天这个会主动邀请地方负责人参加就是在向地方抛“绣球”。

误会一下子难以消除。王清江钦定李寻思参加会议,就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。意思很明了:你不要李寻思参加会议,我偏要他参加;你烟草局不喜欢烟厂,我王清江喜欢烟厂。

李寻思今天玩足了“味”。他不来就不开会,这么抬他的庄不是好事,是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。他是个聪明人,更知道企业不能与主管部门或行业管理部门作对,否则,吃亏的是企业。因而,他在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到惶惶不安。

李寻思坐定后,大会正式开始。

张在意局长开始总结上半年的工作,安排布置下半年的任务。他没有展开讲,也不敢展开讲。领导在场,这个舞台他就不是主角。不能耽误领导的宝贵时间,应给领导留足时间。

“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地委王书记讲话。”张在意提高语调,意在强调王清江的分量。

王清江扫了一下台下,开始他的演讲。

在部门讲话,一般不要讲稿,随意发挥,错也是对的,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。

错不了,部门讲话的套路他一年要练上百次,像小学生背唐诗一样滚瓜烂熟。首先介绍全区经济形势,其次肯定部门在参与全区经济建设的成绩,最后讲几点要求。他今天着重讲要求:“大家都知道,烟草在聪江的地位举足轻重,地区财政离不开烟草的贡献。现在的形势很严峻,我们烟厂生产的烟被赶出东北市场,周边几个省实行烟草封锁,我们的烟无法进去。与此同时,我们在座的各位老总们又不愿销我们聪江的烟,认为利润小成本高,销一箱烟不如销几条玉溪或大中华,既简单又省事。各位想过没有,我们是穷地方,有多少人抽得起高档烟。销高档烟肥了你烟草局,苦了全区人民。不卖聪烟,聪江经济发展不了,你们没有责任吗?聪江不发展,你们聪烟草局在全省有位置吗?子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穷,你们瞧不起聪烟,不愿出售聪烟,是儿子瞧不起母亲。既然如此,那好,你们烟草局从今以后就不准叫聪江烟草局。叫什么烟草局我不管,不叫聪江烟草局可以不销聪烟,叫聪江烟草局就必须销聪烟。我想,你们可以不要聪江,但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不会不要聪江。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意思。”

王清江观察台下的反应,见会场鸦雀无声,说明他的话起了作用。他接着